封面 1

中國文學史綱

第一章　緒論

中國文學之界義——中國文學與功利主義——中國文學與南北兩思潮——南北兩思潮之異殊——中國文字之特徵——中國文學史之分期問題——本書之分期

文學有純雜之別，純文學者卽美術文學，雜文學者卽實用文學也。純文學以情爲主，雜文學以知爲主；純文學重辭彩，雜文學重說理；純文學之內容爲詩歌，小說，戲劇；雜文學之內容爲一切科學，哲學，歷史等之論著；二者不獨異其形，且異其質，故昭昭也；而其有一相同之點者，卽皆必賴文字以傳載之耳。然中國文學，以科學之見地，而作純雜之區分者，乃晚近之事，前此則皆爲渾混曖昧，雖事實上已有純雜文

學之表現，而理論上終無明確之區分也。强以求之，其惟六朝時文筆之辨乎？梁元帝之言曰，「不便爲詩如閻纂，善爲章奏如伯松，若此之流，泛謂之筆；吟咏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……筆，退可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慧，筆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穀紛披，宮徵靡曼，唇吻遒會，情靈搖蕩」。（見金樓子立言篇）昭明撰文選，去經史子集等皆不錄，惟於「讚論之綜緝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，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，故與夫篇什雜而習之」。是其所錄者皆著眼於純文學也。若能就文筆之義推而廣之，則中國文學之正確觀念，固毋待乎挽近而始定也。但中國人中儒家之毒，無論爲文作事，皆尙含糊曖昧，不願條分縷析；而文筆之分，行之未遠，釋之未暢，却又爲含混之儒術所破矣。而其破壞之不遺餘力者爲劉彥和。其言曰，「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；以爲無韻者筆也；有韻者文也。夫文以足言，理兼詩書；別目兩名

，自近代耳。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，言之文也；經典則言而非筆，傳記則筆而非言；請奪彼矛，還攻其盾矣。何者？易之文言，豈非言文？若筆不言文，不得云經典非筆矣。將以立論，未見其論立也」。（文心雕龍經術篇）文筆之說破，而文學之觀念，仍墮入五里霧中矣。

蓋中國古代學者，既蔽於儒家之六藝，又困於文字之艱澀，於是文學之界義，不得不趨於功利，而求合於儒教之倫理觀矣。易繫辭曰，「物相雜，故曰文」。說文曰，「文，錯畫也」。然則文者，究何物乎？究何指乎？不可得而知也。孔子出，「文學，子游子夏」，（論語先進篇）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，（論語學而篇）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，（論語子罕篇）其贊詩則曰，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，思無邪」。於是文學之名立，而文學之義可指矣。所指者何，卽不背儒家之倫理觀而以發揮六藝者是也。朱子之論詩教曰，「詩者，人心之感於物而

形於言之餘也。心之所感有邪正，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惟聖人在上，則其所感者無不正，而其言皆足以爲教。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，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，是亦所以爲教也」。（詩經傳序）而將詩大序所載之「詩者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」之一段妙文，亦納入於道德的規範中矣。故近人陳兆鼎曰，「文學之名，始見論語，游夏文學，受之夫子，所習蓋六藝也。叔孫通以文學爲秦博士，漢有賢良文學之科，與選者咸經明行修之士。是以中國文學，乃以六藝爲質幹，非徒屬文工，以修辭傅藻爲能事也」（見華國雜誌中國文學以六藝爲心本說）。於中國古來傳統的文學觀念及界義，可爲得之矣。蓋不論爲詩爲文，爲歌爲賦，要以不離儒術本旨者爲標的，是中國文學之所以爲功利主義者也。時過境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

遷，封建時代之儒家倫理，已爲新時代所不容，治文學史者，固當以新的觀點，而予以正確嚴厲之批判，以儒論儒固不可，置而不論亦不可也。

文學者，社會之產物，時代思潮之反映也。中國思想之主潮，其發源有二，卽北方的與南方的是也。北方之地多山，南方之地多水；北方之地荒瘠，天然生產物少，其生活較難；南方之地肥沃，天然生產物多，其生活較易；由此自然環境而影響其人種，不獨思想異，其相貌異，骨格異，風尙異，習俗亦異也。因而北方人種尙實際，南方人種好想像；北方人種重理智，南方人種多情感；北方人種多拘禁，南方人種好放逸；物質環境之影響人生，其力豈不大哉！代表北方思潮者爲孔子之儒教，代表南方思潮者爲老子之道教。在哲理上，則道家之說勝儒術；在實踐上，則儒家之學勝道術；此所以孔子的倫理觀被歷代封建統治階級

所推行，而二千年來中國之政治，學術，道德實皆爲孔子所支配也。而老子的人生觀，則終成爲學士之清談，文人之贊歎而已，曾未一見其實際的運用也。中國文學，其精神上要不外此二思潮所影響。强而成三，則儒道合流之調和派是也。故中國文學，其影響所及，非儒則道，非道則儒，非儒道則調和派耳。荆軻之易水歌，鍾北方之壯俊；屈平之離騷賦，吸南方之冷豔；司馬長卿者，南北之調和也。治中國文學史者，循此而究其源焉，則庶幾近之矣。

中國文學之所以成爲少數特殊階級之專利品而難以普及大衆者，文字之艱澀難學，其要因也。謂中國文字爲世界各國文字中最複雜，最艱澀者，豈過語哉！因而中國文化，常爲外人所曲解或誤解，亦多以此。

中國文字之起源甚早，或謂黃帝時蒼頡沮誦所作，或謂伏羲作龍書，神農作穗書，少昊之時有鸞鳳書，高辛之時有科斗書，堯之時有龜書

，夏后氏之時有鐘鼎，殷之時務光作蘧葉。文王作魚書……以及「河圖洛書」等，類皆初民之神話，不可信也。徵諸社會進化史，言語文字，皆由漸而成，決非一人一時之力所能創造也。惟中國文字發源於遠古，當爲事實；而收統一完成之功者，實秦始皇也。今所傳之正，草，隸，篆，在始皇統一六國之時，李斯，趙高，程邈等已立其基礎矣。

中國文字之構造，據漢儒研究之結果，有六大原則。卽象形，指事，諧聲，會意，轉注，假借，所謂六書者是也。宋鄭樵通志，細別六書。卽象形者，有天地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之形；有兼象形會意者，兼象形諧聲者；又別列象貌象數象位象氣象聲象屬之目。指事者，分正聲與兼生；兼生者，有事兼聲，事兼形，事兼意之別。諧聲者，分正生與變生；變生者爲有子母同聲，母生聲，主聲不主義，子母互爲聲，三體諧聲，聲兼意之別。會意者，有二體會意，三體會意

之別。轉注者，分建類主義轉注，建類主聲轉注，互聲別聲轉注，互聲別義轉注之目。假借者，爲六書中最難明悉，蓋非己所本有，爲他之所授也。分同意借義，借同意不借義，協音借義，借協音不借義，因義借音，因借而借，語辭之借，五音之借（如宮商角徵羽），三詩之借（風雅頌），十月之借，十二辰之借，方言之借，又別置雙音並義等。蓋中國文字發達之順序，乃自象形而指事，而諧聲，而會意，轉注，假借，漸補其不足者。要之，中國之象形文字，常有同義之文字，於聲音外，別讀數意；論其利則爲一字數用，爲美術的；論其弊則爲艱澀，散漫，不緻密，不正確。然利弊相較，利終不掩弊也。但研究中國文學者，不通文字學，則終莫能升堂入戶耳。

文學史多仵乎普通史而行趨，決非超然獨立者也。雖然，以上古，中古，近代，近世之分劃，則不能顯各時代之特徵；故以此爲文學史之

分期，殊屬含混。本書之分期，乃斟酌各時代之政教思潮學術之可爲段落者而段落之，共分九期。卽第一期爲春秋以前之文學，第二期爲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學，第三期爲兩漢之文學，第四期爲魏晉南北朝，第五期爲唐，第六期爲宋，第七期爲金元，第八第九期爲明清是也。始自皇古，終於清初。至於現代之新文學興，乃中國文學史之新頁，考而論之，非本書之責也，故付闕如。

雖然，所謂分期者，亦僅就說明上之便利計耳。實則中國文學及一切學術思潮，雖形式上有興替之運，而一起一伏，其本質爲儒道二家之起落，終無變也。其本質上之必變者，乃現代新思潮之勃興，大有席捲宇內之勢，而封建時代之遺教，不得不就木矣。此學者所當知也。

第二章　春秋以前之文學

一　總論

三皇五帝之傳說——古代文化之序幕——三部最古之文獻

中國之太古史，向自三皇始；然三皇之事，邈焉而不可考，故司馬遷著史記，始於五帝。況三皇之名，古書所載，各有不同：尚書大傳、白虎通、以燧人氏，伏羲氏，神農氏爲三皇；春秋運斗樞則作伏羲，女媧，神農；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，亦敍爲伏羲，女媧，神農；孔安國序則以伏羲，神農，黃帝爲三皇；又有以天皇，地皇，人皇爲三皇者，從其順序，凡異說亦姑存之。然則三皇之名目，果何所得而考證乎？蓋亦神話化之北方人種之部落興廢而已。女媧代宓犧而立，則伏羲部族之衰替可知，而女媧部族振威於四隣矣。女媧氏沒而神農氏作，則女媧氏之部族敗亡可知，而神農氏部族興起矣。伏羲之母踏華胥大人之迹於雷澤，生庖犧於成紀，蛇身人首，此帝王世紀怪誕之說，不足信也。燧人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

氏教民燧火，相傳火食之道始於此時。伏羲氏罷結繩之政，創佃漁庖廚。神農氏教民稼穡耕耘，傳醫藥之道，凡此種種，亦非確然創於此等時代，不過傳說太古之社會狀態，於中國太古史上，略說明人類從自然的進於人事的次序已耳。然太古之時，文物進化之程序，頗有可觀。如女媧氏鍊五色之石補天（見淮南子覽冥訓），雖屬於一種神話，然其與強豪部族共工氏苦戰之狀，非可察乎。呂氏春秋謂「夙沙之民，自攻其君而歸於神農」，劉氏外紀則謂「諸侯夙沙氏叛，不用命，神農退而修德，夙沙之民自致其君而來歸，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至暘谷，西至三危，無不聽從」。是則當時有強大之夙沙氏部族，不又可見乎？神農拓地，南至交趾之言，實屬虛誕。惟三危之地，則曾賓服於神農氏之時。餘如暘谷，幽都，乃中國古代史家之慣手段，其意在形容疆域之大，亦不必確有其地也。

至於黃帝之事業，比三皇爲尤著，其境域已漸及於中國之中原矣。向傳黃帝破炎帝於阪泉之野，戮蚩尤於涿鹿之墟，其功業可知。然遷徙往來無常處，以師兵爲營衛，南征北討，仍未能建設鞏固之中央政府，蓋猶未克突破游牧民族之粗野時代也。雖然，黃帝者，於中國文化上實大有影響者也。北渡河而至葷粥，南及於江，而接觸於南方人種，吸收他方之文化，分賦於本部族者非少也。且蒼頡沮誦之輩，製文字者，此時代也；能造宮室者，此時代也；中國之中原，與大部族苗民之接觸者，亦此時代也。

顓頊之時，復與苗民發生衝突。墨子云：「昔有三苗大亂，天命殛之。日妖宵出，雨血三朝；龍生廟，大市哭，夏冰地坼而及泉，五穀變化，民乃大振。高陽乃玄宮命禹，親把天瑞，而征有苗。堯則從事於南蠻之征服，戰於丹水之浦；舜則注力於苗民之征伐」。呂氏春秋曰，「

舜却苗民而更易其俗」；荀子議兵篇曰，「舜伐有苗，征途未半，齎英志於軍旅之間而逝」；淮南子修務訓曰，「南伐三苗，道死於蒼梧」；五帝本紀云，「南巡狩，崩於蒼梧之野，葬於江南九疑，是爲零陵」；孟子曰，「卒於鳴條」；呂氏春秋曰，「舜葬於紀市」；注，九疑山下亦有紀邑；蒼梧之野，在湖南省永州府，入於南方過深；鄭玄指爲鳴條，辟爲南夷之地」；觀此而地之屬於南方者，昭昭也。苗民必爲南方人種之最强者，五帝本紀曰，「三苗在江淮荆州」，吳起曾云，「昔三苗氏左洞庭，右彭蠡」；山海經云，「黑水之北，有人無翼，名曰苗民，其種族分配之區域，蓋非小者」。揚子江畔，沃野千里之地，爲彼等蔓延占居之處，其文化雖遲，猶有可觀；惟北方人種過强，爲所壓持，故不能入於古代歷史之範圍內耳。左傳云，古之諸侯王不用命，虞有三苗，夏有觀扈，彼等與北方漢人種之生存競爭，其劇烈可知也。故北方之漢

人種者，在外則企疆域之擴張，在內則文明駸駸進步，漸有可觀。漸親九族，正歷數，飾五官，衆功皆興；舜之時，皐陶爲大理，民皆伏之，而得其實；伯夷主禮，上下皆讓；垂主工師，百工致功；益主虞而山澤辟；棄主稷而百穀時茂；契主司徒而百姓親和；龍主賓客而遠人至；十二牧行，九州無敢辟遠。惟禹之功爲大，披九山，通九澤，決九河，定五州，各以其職而來貢，不失厥宜；方五千里，至於荒服；南爲交趾，西爲戎，析枝，渠廋，氐，羌；北爲山戎，發，息愼；東爲長夷；四海之內，咸戴帝舜之功，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，致異物，鳳凰來翔，天下稱明德者皆自虞帝始。言雖誇張失實，亦足窺帝舜經綸之一斑。淮南子修務訓曰，「舜作室築牆，茨屋辟地樹材，使民皆去巖穴，各知有家室，或起樂，或設庠序，使伯夷典三禮，使契布五教」，中國文化，漸臻可觀矣。自是爲夏，爲殷，終至於文質彬彬之周。

故中國古代文化之序幕，至春秋時代而告一段落。其中可觀之文學，至今猶留存者，卽書，詩，易是也。今順次分述於後。

二 書

書之由來——今文尚書——古文尚書——尚書之歷史的意義——尚書之文辭——夏殷周文辭之異同

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名，傳於後世，可知堯舜以前，已有載籍，而最古之書，今猶有傳者，實爲書。書一曰尚書。尚者上也，尊之如天，故云。王充論衡曰，「尚者上也，上之所爲，下之所書」。馬融曰，「尚者，上古之義也」；此說較當。蓋在古代，左史記事，右史記言，周之官府多藏之；孔子游於周，展檢所藏之史籍，而取古聖治國之大經，上自唐虞，下至秦穆，收典謨，訓誥，誓誓之文，其數凡百篇，卽書是

也。後世或云尚書，或稱書經者，尊之也。秦皇焚書，書亦爲燬。漢興，惠帝文帝，頻除挾書之刑，求尚書之學者，偶聞濟南人伏生能之，乃召見，伏生時年九十有餘，步行甚艱，因使人就而學之。蓋伏生者，秦之博士，秦皇焚書之時，乃取而藏之屋壁，僅得免；其後出之，惟存二十八篇，卽今所傳之今文尚書是也。其中分盤庚爲三篇，割顧命之一部爲康王之誥。又武帝之時，分太誓爲三篇，合爲三十四篇。伏生之學，傳於張生歐陽生，張生之學，傳於大夏侯小夏侯，與歐陽氏同爲今文尚書。

漢惠帝之子共王，封於魯，治宮室，毀孔子舊宅，得尚書於壁中，篇數五十有八，文皆科斗，不可讀；博士孔安國，據今文而考合文字，上之朝廷，是爲古文尚書。適會巫蠱之事，未克列於學官，僅藏於祕府而已。其後晉有永嘉之亂，遂全亡軼。至東晉元帝時，豫章內史梅賾稱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